

唐宋八大家文鈔

二



唐宋八大家文鈔

二

張伯行重訂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 书 章

中華書局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之三 韓文公文

原道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宋魏齊梁隋之間。其言仁義道德云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墨。則入於老。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於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口。而又筆之於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饑然後爲

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天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湮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倦。爲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倍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有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爲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雖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以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

不胥而爲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於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蔬果魚肉。其爲道易明。其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享。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苟與揚焉。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茅鹿門曰。退之一生。闢佛老在此篇。然到底是說得老子而已。一字不入佛氏域。蓋退之元不知佛氏之學。故佛骨表亦只以福田上立說。

又評闢佛老是退之一生命脈。故此文是退之集中命根。其文源遠流洪。最難鑒定。兼之其筆下變化詭譎。足以眩人。若一下打破。分明如時論中一冒一承六腹一尾。

張孝先曰。朱子云。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又云。仁者本心之全德。又云。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是仁之爲仁。兼四德統萬善。雖主於愛。而愛不足以盡仁。況立愛之中亦

有差等。若以博愛謂仁。恐鄰於兼愛之說。而學者亦無隨分自盡之功。義之合宜。雖見乎外。而義之裁制。實由於中。單以行之宜言義。則遺卻心之制一邊。恐混於義外之說。立言不能無弊。但其辯道統之真傳。闢邪說之悖謬。議論煞有關係。不獨文起八代之衰已也。按真西山文章正宗。載程正公曰。退之晚年爲文。所得處甚多。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因學文日求其所未至。遂有所得。如云。軻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蹈襲前人。非鑿空撰出。必有所見。若無所得。不知言所傳者何事。又曰。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語言雖有病。然自孟子以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才見此人。又曰。孟子而後。卻只有原道一篇。大意儘近理。又曰。原道云。孟子醇乎醇。又曰。荀揚擇不精。語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也。又曰。韓文不可漫觀。晚年所見尤高。朱文公曰。自古罕有人說得端的。惟退之原道庶幾之。或問揚子韓子優劣。曰。各有長處。韓公見得大意已分明。如原道不易得也。揚子之學。似本於老氏。如清淨淵默之語。皆是韓公綱領正。卻無他近老氏底說話。又曰。原道中說得仁義道德極好。問定名虛位之說如何。曰。後人多譏議之。某謂如此亦無害。蓋此仁也。此義也。便是定名。此仁之道。仁之德。義之道。義之德。則道德乃總名。乃虛位也。且須知他此語爲老子說。老氏謂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所以原道云。吾之所謂道德。合仁與義言之也。須知此意。方看得程朱二先生有取於原道者如此。惟發端二語。則程子嘗曰。仁是性。愛是情。豈可專以愛爲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愛爲仁。則不

可。而朱子亦曰。韓愈云云。是指情爲性。又曰。仁義皆當以體言。若曰博愛。曰行而宜之。則皆用矣。又曰。博愛爲仁。則未博愛之前。將非仁乎。問由是而之焉之謂道。曰。此是說行底。非是說道體。問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曰。此是說行道而有得於身者。非是說自然得之於天者也。學者卽二先生之說而參玩之。則此篇大旨。瞭然於胸中矣。

原毀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爲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爲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爲舜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不能是。蚤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爲人也。多材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爲周公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身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爲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爲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卽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爲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是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於爲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是不亦待於身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

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己也。雖然爲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怠者畏人修。吾常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

茅鹿門曰。此篇八大比。秦漢來故無此調。昌黎創之。然感慨古今之間。因而摹寫人情。曲鬯骨髓。文之至者。

張孝先曰。人心不古。責己薄。責人厚。侈己之長。掩人之善。往往然矣。昌黎此篇深有所慨乎其言之也。然士君子求其在我而已。豈以悠悠之口爲榮辱哉。

諍臣論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爲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爲諫議大夫。人皆以爲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恆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

爲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今陽子在位，不爲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爲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爲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爲得其言乎哉？得其言，爲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爲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爲貧，而有時乎爲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爲委吏矣，嘗爲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爲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爲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爲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則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爲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

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或曰。陽子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义。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爲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爲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於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爲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語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爲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爲善人乎哉。

茅鹿門曰。截然四問四答。而首尾關鍵如一線。

張孝先曰。詞嚴義正。令人無可置喙。末引傳言。非爲自家避尤也。正是欲陽子改過處。蓋君子愛人以德望之切。故不覺其言之長。但以墨者並二聖而論。則似有未當耳。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爲是。勸之舉者爲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倡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微不言在。言在不言微。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蘆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爲犯二名律乎。爲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爲人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譏不諱嫌名。康王釗之孫實爲昭王。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諱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何如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爲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爲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爲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爲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辭勢秉機也。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論及機。以爲觸犯。士君子立言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於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爲可耶。爲不可耶。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者宮妾。則是宦者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

茅鹿門曰。此文反覆奇險。令人眩掉。實自顯快。前分律經典三段。後尾抱前辯難。只因三段中時有遊兵點綴。便足迷人。

又評古今以來。如此文不可多得。

張孝先曰。爭名者之毀。似不待辯而明。而昌黎亦必據律引經。稽之國典。證之聖賢。所謂獅子搏兔。亦用全力者也。

進學解

國子先生晨入大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於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恆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舐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窺姚姒。渾渾無涯。周詰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爲。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爲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踖後。動輒得咎。暫爲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宄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嘔餓。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反教人爲。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爲杗。細木爲桷。榑櫨侏儒。椳闔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

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爲妍。卓犖爲傑。較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於行。苟卿守正。大論是宏。逃讒於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糜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閒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賈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庳。忘已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爲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

茅鹿門曰。此韓公正正之旗。堂堂之陣也。其主意專在宰相。蓋大才小用。不能無憾。而以怨讟無聊之辭託之人。自咎自責之辭託之己。最得體。

張孝先曰。持論甚正。但以苟卿並孟子。而謂二儒優入聖域。夫孟子固不待言。至苟卿敢爲異說。而不顧孟子謂性善。苟卿獨謂性惡。甚且詆孟子爲亂天下。如此之人。烏得與孟子列。昌黎之見謬矣。然能於怨讟無聊中。寓自咎自責之意。堪爲恕己尤人者下一針砭。

獲麟解

麟之爲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祥也。然麟之爲物。不畜於家。不恆有於天下。其爲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爲麟也。角者

吾知其爲牛。鬣者吾知其爲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爲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不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爲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爲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

唐荆川曰以祥不祥二字作眼目。

茅鹿門曰文凡四轉而結思圓轉如游龍如轆轤愈變化而愈勁厲此奇兵也。

張孝先曰朱子有云鳳凰嘉禾騶虞麟趾皆載於書詠於詩其爲瑞也章章矣而或者謂休符不於祥於其仁與昌黎此篇可相發明。

釋言

元和元年六月十日愈自江陵法曹詔拜國子博士始進見今相國鄭公公賜之坐且曰吾見子某詩吾時在翰林職親而地禁不敢相聞今爲我寫子詩書爲一通以來愈再拜謝退錄詩書若干篇擇日時以獻於後之數月有來謂愈者曰子獻相國詩書乎曰然曰有爲讒於相國之座者曰韓愈曰相國徵余文余不敢匿相國豈知我哉子其慎之愈應之曰愈爲御史得罪德宗朝同遷於南者凡三人猶愈爲先收用相國之賜大矣百官之進見相國者或立語以退而愈辱賜坐語相國之禮過矣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已下欲以其業徹相國左右者多矣皆憚而莫之敢獨愈辱先索相國之知至矣賜之大禮之過知之至是三者於敵以下受之宜以何報況在天子之宰乎人莫不自知凡適於用之謂才堪其事之謂力愈

於二者雖日勉焉而不進。束帶執笏，立士大夫之行，不見斥以不肖幸矣。其何敢放於言乎？夫敖雖凶德，必有恃而敢行。愈之族親鮮少，無扳聯之勢於今，不善交人，無相先相死之友於朝，無宿資蓄貨以釣聲勢，弱於才而腐於力，不能奔走，乘機抵巇以要權利，夫何恃而敖？若夫狂惑喪心之人，蹈河而入火，忘言而罵詈者，則有之矣。而愈人知其無是疾也，雖有讒者百人，相國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歟？既累月，又有來謂愈曰：「有讒子於翰林舍人李公與裴公者，子其慎歟。」愈曰：「二公者，吾君朝夕訪焉，以爲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居則與天子爲心膂，出則與天子爲股肱，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已下，其孰不願忠而望賜？愈也不狂不愚，不蹈河而入火，病風而妄罵，不常有如讒者之說也。雖有讒者百人，二公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既以語應客，夜歸，私自尤曰：「咄！市有虎而曾參殺人，讒者之效也。詩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傷於讒，疾而甚之之辭也。又曰：『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始疑而終信之之謂也。孔子曰：『遠佞人。』夫佞人不能遠，則有時而信之矣。今我恃直而不戒，禍其至哉！徐又自解之曰：『市有虎，聽者庸也。曾參殺人，以愛惑聰也。巷伯之傷，亂世是逢也。今三賢方與天子謀所以施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聽聰而視明，公正而敦大，夫聰明則聽視不惑，公正則不邇讒邪。敦大則有以容而思，彼讒人者，孰敢進而爲讒哉？雖進而爲之，亦莫之聽矣。我何懼而慎？既累月上命李公相，客謂愈曰：『子前被言於一相，今李公又相，子其危哉！』愈曰：『前之謗我於宰相者，翰林不知也。後之謗我於翰林者，宰相不知也。今二公合處而會言，若及愈，必曰：『韓愈亦人耳。』彼敖宰相又敖翰林，其將何求？」

必不然。吾乃今知免矣。旣而讒言果不行。

張孝先曰。自修爲弭謗之端。自信乃消讒之策。世路嶮嶇。人情叵測。又何暇計哉。昌黎之自尤自解。雖涉顧慮之私。而能度人度己。寫出獨立不懼處。其學識非尋常所及。

師說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宏。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

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茅鹿門曰。昌黎當時抗師道。以號召後輩。故爲此以倡赤幟云。

張孝先曰。師者師其道也。年之先後。位之尊卑。自不必論。彼不知求師者。曾百工之不若。烏有長進哉。說命篇曰。德無常師。朱子釋之。以爲天下之德無一定之師。惟善是從。則凡有善者皆可師。亦此意也。

伯夷頌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亙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爲明。舉乎泰山。不足爲高。巍乎天地。不足爲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爲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繇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爲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爲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爲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亙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矣。

唐荊川曰。昌黎此文。分明自孟子中脫出來。人都不覺。